

无敌艳女

李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章	柔情蜜意少妇欲	231
第十二章	貌美心毒何日君	257
第十三章	高手过招天地抖	277
第十四章	百变魔女功夫高	304
第十五章	玩世奇招盖武林	330
第十六章	宽衣解带戏色徒	351
第十七章	黑龙鬼母看家掌	376
第十八章	蒙面壮汉闯女室	401
第十九章	巧用美人离间计	427
第二十章	身怀异术展神功	449

第十一章 柔情蜜意少妇欲

我私下里发过誓，谁把那条毒龙降服，我灵玉一定不放过他，杀他一个鸡犬不留，就连跟他有关系的人，也打他一个干干净净，哈哈，你问得好，你们快快动手吧，我决不许你们逃走，也不许你们自刎。”

她这话听得众人毛骨悚然，这老尼脾气古怪，天下都知，当年因一叶给兆和丰周铭杀了，她恨他们俩人，竟把他们杀了。

她的脾气，一向就此不可理喻。

何日君冷笑道：“你就因此而奈何咱们了？”

灵玉大声道：“一点不错！”

何日君道：“好，咱们就动手吧！”

她心中权衡形势，灵玉的功力再高，也决然不能在六人之中任意来去，何况还有何如烟一个奇幻无比的‘五花八门阵’。

灵玉凶性一发，不可收拾，猛起一掌，当胸向何日君按来。

何日君见区慧君他们有点迟疑的样子，心想：“若不把灵玉杀了，洪泽帮主一职，只怕不可久居。”

当时把长剑亮出来，叫道：“大伙儿一齐上，别叫她把咱们两派踩在泥底。”

剑尖一挑，向灵玉的手腕大脉点来。

这一点倒使灵玉后退一步。

区慧君、何如烟、刘南展、陈静宜四个人，都知道灵玉这大魔头的厉害，当年纵横来去，已把区斌、袁玄娟、陈平等视如无物，何况今天。

他们四人，当即把刀剑亮出来，把灵玉围在当中。

何日君的话，引起了他们的警惕，无不奋勇向前。

灵玉嘿嘿冷笑，叫道：“先试一试区斌闺女的功力！”

她掌呼地圈了一圈，把何日君等人震退几步，领上取出铁拂尘，呼呼地挥舞，直取区慧君。

区慧君自知敌强，但也不慌，展开金螯剑法，紧紧地守住门户。

灵玉暗暗点头：“这小妮子居然接我十招，慧心的正心内功倒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剑法上毫无破绽。”

只听何如烟、刘南展大声呼喝，与何日君攻到身后，拂尘一扬，尘尾挺直，就似一柄花枪向区慧君当胸刺去。

这尘尾虽是柔软之物，但借着一股巧劲，这一刺之势却是极为厉害。

区慧君实剑一指，借势后跃。

灵玉踏上一步，似是进招追击，哪知猛然间向后一仰，她腰身柔如无骨，这一仰之下，已欺到刘南展身边。

刘南展吃了一惊，一剑横扫，但他一惊之余，出手不快，灵玉腰身一摆，乌光闪处，拍的一响，刘南展的右臂早已中了一记拂尘。

想灵玉挟是何等功力，铁拂尘一亮出来，江湖上闻风丧

胆。

刘南展中了一记，叮当一声，长剑跌落，向前一冲，伏地摔倒。

她生平最恨男人，所以出手就以刘南展为第一个对象。她大叫道：“金鳌的人，废而不死，这姓刘的是废了。”

何如烟见刘南展一动不动，未知生死，心中又惊又恐，娇叱一声：“老尼姑，你因何下此重手？”

长剑一摔，猛地向灵玉掷过去，她这一手甩手剑，倒是极为厉害，但灵玉铁拂尘将长剑打落。

就在这个时候，何如烟双臂一张，竟是飞扑过来，要抱住她的腰身。

这一招，似有同归于尽之意。

灵玉万万料不到她竟来此一招，未加提防，竟给何如烟拦腰一抱，猛一运动，双双倒地。

别说给一名后生小辈，就算遇到天下高手，灵玉也不会给谁拦腰抱着，作滚地之葫芦。

她又羞又气，头脑一阵昏乱，大喝一声，顺手一挥铁拂尘，猛然向何如烟天灵盖劈去。

哪知铁拂尘挥之不动，原来何日君捡到便宜，一脚踏着拂尘，青光闪闪，寒气森森，她的长剑已刺向灵玉的咽喉。

这一招，就要把灵玉置于死地。

灵玉长啸一声，腰身一挺，双劈一振，只听呼呼的声响，扬起满天烟尘，何日君与何如烟都给她的臂力震得飞出两丈之远。

灵玉背劲一发，猛地弹了起来，身躯在空中一扭，朝河

如烟扑去，喝道：“贱丫头，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铁拂尘向她天灵盖劈下。

何如烟给她一弹，只觉一股大力攻进体躯，五肝六腑恍如扭曲了一般，双眼发黑，立足尚且不牢，怎可抵挡灵玉凌厉无比的一击。

灵玉眼发凶光，劲力用了个十成，要把这不知死活的小妇人一尘击毙。

就在这一刹那，她的目光忽与另外一对目光相触，但见那目光，露出了哀伤忧戚悲愤以及无能为力的神情，十分怪异，十分难看。

灵玉忽觉全身一颤，收招后跃，喝道：“你是谁？”

那眼光实然清朗，变作了喜悦与感恩的神情，他飞跃过来，向灵玉跪下，哭道：“师太，是我，是我何凤侣，你老人家要在这里杀人，就把我何凤侣杀了吧，切不可伤害他们。”说着竟然呜呜痛哭。

灵玉一愣之下，这才发现，刚才她被众人围攻，其中没有何凤侣，只有他不曾动手。

他的哭声震入她的耳鼓，便她清醒了。

灵玉这人，最是吃软不吃硬，给何凤侣一哭，心肠软了，把举在半空的拂尘，慢慢放了下来。

何凤侣哭道：“师太，你杀我吧，我是毒掌派的唯一门人。”

何凤侣是一叶和区夫人的私生子，爹娘早已亡故，他自幼由黑龙鬼母抚养成人，到了二十六岁，还叫她妈妈。

若在众人之中，找一个毒掌派的人，他真个是名正言顺

的了。

灵玉喝道：“你快起来，你不是唯一的毒掌派门人，难道她不是？”

向何如烟一指。

何凤侣见她杀机似未尽除，并不起身，哭道：“她并不是，她是金鳌派故帮主的女儿呀……师太，你想清楚，在这里，该死的只有我何凤侣一人。”

他说最后这一句话，带着呜咽，似有无限的痛心，现时发泄了一般。

何日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灵玉转念一想，何凤侣的话倒是不错，何日君、刘南展、区慧君这三人是金鳌门下，陈静宜更是外人，是毒掌派人，当真只有他一人，何如烟的亲父姓区，自然是属于金鳌派的，如果说……

如果说她是毒掌门下，也只能说占了小半，大半应该属于金鳌派。

灵玉心中转念，正自沉吟，何凤侣突然站起来，朗声道：“师太，如果你不忍下手，那么我自行了断就是。”

说着双足一点，猛地向身边一块大石头撞去。

他这一飞砸，身形如箭脱弦，去势甚猛。

众人齐声惊呼，眼见他的脑袋就和那巨石接触。

灵玉微哼一声，也不知她怎样移动，青影一闪，双手疾抓，抓着何凤侣的一条腿，硬生生的把他扯了回来。

何凤侣大叫道：“你又不杀我，又不敢让我寻死，……哈哈……毒掌的人，死而不废……你不能贯彻你的誓言，说话

如放狗屁，怎能立足于天地之间，自称天下第一高手？”说着仰天狂笑。

众人见他如中疯邪，神态与平日太异，都不禁愕然。

灵玉圆睁眼睛，也是莫名其妙。

何凤侣喝道：“神尼，你我决战一场，你敢不敢？”突然双臂一张，双眼有如喷火，向灵玉神尼飞扑。

众人“呀”的一声惊叫，见他双臂张开，胸腹完全暴露，只要给灵玉在什么地方一点，就非丧命不可。

他的神态使众人发愣，包括了灵玉在内，谁也没料到好好的一个人，忽地发疯一般寻死。

何如烟大叫道：“哥哥，你怎么……”

要待上前制止，两脚却不听使唤。

灵玉大叫：“凤儿，你发疯了是不是？”后退三步。

何凤侣扑一个空，嗔目高呼：“神尼，我要打死你打死你……”解下腰间的金炼银锤，呼呼向灵玉追袭。

灵玉大叫：“凤儿……你……”

她说什么毒掌的人，死而不废，金鳌的人，废而不死。

为了杀人而来，现在却是一步一步的后退，竟是不敢与何凤侣交手。

何日君忽地大喝：“凤弟弟，你怎敢对前辈无礼。”从背后赶上来，伸手就向他背心疾抓。

何凤侣恍如一头野兽一般，厉声叫喝，反手一锤，猛击何日君腰身。

何日君早有所备，左手一捋，抓着银锤，两下一运动。

何日君喝道：“凤弟弟，你疯了，你还不乖乖地给我躺下。”

来。”

何凤侣狂笑道：“我疯了？哈哈，你疯了才对……你是我姐姐么？”运劲朝里一夺，何日君忽地“哎哟”一声，银锤脱手，娇躯向前一颠，险些向前俯跌。

何凤侣这话，夹在发狂的笑声中，十分模糊，谁也听不清楚，除了一个何日君之外。

那银锤给大力一引，呼的一声，向何凤侣胸口砸来。

何凤侣要是把金炼往侧一挥，银锤的来势，一定稍弱，而且还可以改变了它的方向。

不料何凤侣直着眼眼，对银锤的击到，恍如不见。

众人齐声惊呼，眼见他就有中锤毙命之祸。

在这当儿，在场众人之中，没有一人神志清楚，只觉脑筋一阵混乱，在迷迷糊糊之中，只听砰的一声，何凤侣口吐鲜血，软在地上。

场中一片死寂，静悄悄的没有人声，众人给这可怖而又不能解释的景象吓得呆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第一个开声的是何如烟，哭叫：“哥哥，你怎么啦！”

她见何凤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面，不知是生是死，飞扑到何凤侣身上。

灵玉喃喃自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用力向自己脑后一拍，这一拍倒使她清醒过来，二十年前她与何凤侣相依为命的情景，闪电般涌上心头，“凤儿，只要你跟着我，天下之间，决没一人敢碰下你一块油皮……”

她凶性一敛，天良激发，手起一拂尘，大叫道：“灵玉，你

这臭尼姑，害死了凤儿，害死了凤儿！”

啪的一声，竟把自己的左臂打折。

她飞将过来，拂尘起处，猛然向何如烟腰间击落。

区慧君大呼：“疯了，你干什么？你杀了一个人，还想多添一条性命么？”

见何如烟危急，也无暇多想，手臂一扬，凌霜空剑破空而过，向灵玉的背心掷去。

只听一声巨响，何如烟的身躯，突然凌空飞来，灵玉背上插着这柄凌霜宝剑，拂尘一闪，把何凤侣卷了起来，在自己肩上一放，迈开大步，头也不回，也不哼一声，飞一般走了。

只见那柄五尺长的宝剑，剑柄不住晃动，柄上一缕红色的丝巾，随风飘荡，在一眨眼之间，她连人带剑以及肩上的人（或许是尸体吧）就一齐失了踪影。

众人之中，只有陈静宜比较清醒，但也被目前的景象吓得手脚冰冷，她见灵玉中了剑仍是奔走如风，不禁骇然。

何如烟在空中一个斤斗，轻飘飘地落下地面。

陈静宜高叫：“烟姐姐，你没事么？”

何如烟面色惨白，额角冷汗直流，略一定神，叫道：“我哥哥呢，我哥哥呢？”

陈静宜道：“她给那疯尼劫去了。”

何如烟抹抹额上冷汗，喃喃自语：“她没有杀我，她没有杀我！”

陈静宜道：“她中了甩手剑，受伤一定不轻，咱们快快去追，好歹救人夺剑。”

宝剑是区慧君之物，她如何不心焦，应声道：“对呀，咱们快去追。”

何日君面目铁青，柳眉一竖，大声道：“追什么？她现在只怕已在一二里之外，谁赶得上她？”

忽地眉毛一垂，叹道：“是我害死了凤弟弟，是我害死了他。”一颗泪珠滚了下来，满脸悲苦。

何如烟道：“她没有杀我，为什么呢？”

忽听一人冷笑道：“她没杀你，我来杀你好了。”

林边一字横排，冷冰冰的站着郭章与邵家庄五个弟子。

众人这才想起，四路强人攻到洪泽帮来，打败茅山五老，轰跑灵玉神尼，可还有郭章与邵家庄这两路。

何如烟见刘南展受伤倒地，连忙跑过去救他，对郭章之来，完全不理。

那郭章声势汹汹，大声道：“金鳌的人，死而不废，毒掌的人，废而不死，你们之中，谁是金鳌的人，快快横剑自刎，毒掌的人，快快自削一臂，谁敢挡我，徒自取辱。”

何日君道：“那么你冲着我来好了。”

郭章游目四顾，要找寻区慧君，却是不见了她的影儿，喝道：“姓区的小贱人，你不用躲着，我不杀你，决不姓郭。”

陆云甫道：“对呀，咱们也找她！”

喝令众师弟，竟是四下去搜索。

要知郭章当日给区斌一掌打进江里，幸而不死，发誓要杀尽区斌的子弟报仇，区慧君是他的亲女儿，自然是第一个目标。

区慧君当日杀了邵大刀的五弟子金汉，陆云甫等人自

然也对付她。

区慧君果真不见了，这一招就连何日君也不知，心中大奇，喝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岂容你们撒野？”

见那陆云甫探头探脑地乱瞧，一伸手就向他的胸口抓去。

陆云甫一扭腰避过，冷笑道：“大姑娘，你是谁？”

何日君朗声道：“我是金鳌派洪泽帮的新任掌门。”

陆云甫见她体态娇娆，弱不禁风的样子，以为她不过是区斌门下的什么女弟子之类，冷笑道：“你在世上的时日已不多，你别闹什么玩笑，你的师妹呢，如果找到她，你的性命可以饶一饶。”

何日君道：“是么？那么我该谢谢你啦！”微微的一笑，猛然右臂暴长，向他胸口“天灵空”点去。

这一点，出指如风，陆云甫虽有提防，也不免给她点中，砰地倒在地上。

这一变故，使雷延等人呆了一呆，忽地哗啦哗啦的各抽兵刃，大喝道：“臭贱人，你……”

喝声未毕，何日君乃何等功力，只见她身形如花枝乱颤，斗然欺进众人之中，出掌如电，拍拍的几响，众人的面颊，均已各中一记。

何日君心想：“要稳稳的坐上这把交椅，非施杀手不可。”

身形一仰，斗然欺到三弟子黄专一身前，一掌就向他“天灵盖”拍下。

黄专一吃了一惊，“呀”字还未叫出来，拍的天灵盖已是

裂开，横尸地面，已然毙命。

众人见她出手伤人，无不又惊又怒，呼呼的有几柄东西朝她身上砍到。

何日君冷笑道：“请试试洪泽新帮主的功夫！”

左手一带，蓦地抓着六弟子张彪，运劲一甩，蓬的一声，张彪与迎面赶来的四弟子区耿碰了个满怀，双双倒地。

何日君右手一扬，两口飞刀齐出。

这一招，何日君的毒辣手段，更是暴露无遗。

只听刀兵劲风，掷向俩人的咽喉，这是人身最重要的部位，比什么穴道都重要，飞刀插了进去。

登时血溅尘垢，区耿和张彪就算金刚不坏之身，也难免一命呜呼！

这时，陆云甫刚刚给郭章解了穴道，救了起来，见何日君在举手投足之间，一连杀了三人，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像黄专一、区耿的武功，抵挡不了何日君的超卓功夫，眨眼之间给通统打倒了，原也一点不奇。

使人不解的是，她狠辣无比的手段，一口气连杀了三人，就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恍如屠羊杀狗一般。

要不是众人目击，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一位相貌娇美的姑娘，竟把杀人当作切菜。

陆云甫长啸一声，长剑在手，要待赶上来，何日君哪肯容他有所准备，立用“移宫易位”之法，飘然到他面前，当胸就是一记“大印掌”，陆云甫心中一跳，向侧一闪。

何日君哈哈笑道：“兴泽新帮主的功夫怎样？”

这“大印掌”余势未衰，连同她的身子，击向在旁窥伺的

雷延。

那雷延是邵大刀的二弟子，功力倒算不弱，他在旁窥伺，想乘隙给予何日君以致命的一击，不想何日君的功夫奇异，他瞧了半天，非但连人家的来龙去脉茫然不知，就是她一举手一投足也瞧不清楚怎样使法。

心中焦急，猛觉一股大力推来，眼前一花，只听“蓬”的一声，胸口一阵火辣辣的奇痛，哇的吐下一口鲜血，软倒在地。

陆云甫这时刚刚站好了脚，又见惨祸发生，跑过来探探二师弟的鼻息。

何日君说道：“死了，他决不能再活，陆云甫，你是邵大刀的首徒，念在这一点，你快快横剑自刎，免我动手！”

陆云甫见雷延直挺挺躺着，身体已经僵了。

他年过四十，经验甚丰，生平大仗大阵，不知见过多少，但今日惨祸迭生，尸骸满地，鲜血四溅的惨酷情况，他倒不曾见过。

一听何日君这话，厉声道：“何日君，你干吗下此毒手？哼，我邵家庄几时开罪过你来？”

何日君冷笑道：“这话我正要问你，你反而问我啦！我洪泽帮是谁放一把火毁了？就是你的邵大刀亲来，我也决不轻易放过，可惜他躲在苏州享福，只派你们来替死。”

陆云甫看看郭章，但见他脸孔冰冷，一言不发，不知他因何不与何日君动手，他的师弟们惨死之时，他是可以出手挽救的，也只有他才能在任何日君的毒手下救人，但为什么不呢？

他道：“好，何日君，这笔帐记上了。”拍拍衣裳就要走人。

何日君喝道：“你要走么？有这么容易的，你给我站住！”这一声喝，恍如阎罗王下了讨魂令一般。

陆云甫双手垂了下来。

他斜着眼睛，向地面的四具尸首一瞥，心中有说不出的悲愤。

邵家庄六大弟子横竖完了，五名师弟惨死，做大师哥的决不能独活，就算逃得性命回去，也必给师父打死骂死。

他大声道：“何日君，你已杀了四人，还待怎样？我邵家庄现在再没能耐，也算是江湖一大派，平素扶弱除强，积善积德，不想今日废在你这大魔头手里。”

何日君见他说话激昂，挺胸凸肚，似乎受了无限委屈的样子，不禁哈哈一笑，道：“你说扶弱锄强，积善积德么？今年二月十六，你率领五师弟到山西去做案，劫了振威镖局的五万两银子，可是有的？”

陆云甫吃了一惊，心想，咱们探得这买卖，偷偷地跟着振威镖局，直到山西才敢下手，此事做得干净俐落，十分隐秘，她怎么知道？

何日君喝道：“有没有，你说？”

陆云甫知道不可隐瞒，只好点点头。

何日君道：“你去做买卖，如果是劫取银子，倒也罢了，咱们走江湖的，有时免不了要取点盘缠，这一节，没人怪你，但你把振威镖局的押运镖师、马夫、轿子手等等四十八人，杀得一个不留，就连十岁的小厮也不免一死，这是扶弱锄强

积善积德的事么？”

陆云甫心想，这事连师父也不知，咱们杀人，就是灭口，说道：“这……这倒不关我的事，是师弟们纵恿我，杀人也是他们干的，我没杀一人。”

何日君道：“是么？你的师弟们统统都死了，这叫做死无对证，由你说什么吧，但你身为大师兄，师弟们为非作歹，你居然领导其事，就算你不曾杀一人，也跟你亲手杀了一般无异，我何日君就凭了这宗案子，取你的性命。”

陆云甫知道终究免不了一死，只好把长剑亮出来。

何日君道：“陆云甫，你最擅长的功夫是什么？暗器，轻功？拳脚？刀剑？”

陆云甫看了郭章一眼，道：“在下无一擅长，只会一点裂石功，那是郭章师父教我的。”

他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抬出郭章的名声，希望郭章到危急时援他一手。

何日君冷笑道：“好，我就领教你郭师父的裂石功。”

手起一剑，直点陆云甫的咽喉。

何日君这话，应是指名道姓的向郭章挑战了。哪料郭章一只怪眼，尽是瞪着何日君，心中似乎在转着千百念头，对陆云甫和何日君的说话，恍如不闻不闻。

陆云甫运剑一架，叮当一声，只震得他手臂一阵酸麻。

何日君娇叱道：“撤剑！”

手腕一圈，剑尖子划了一道弧光，微微向前一挑，陆云甫的长剑，就飞到半空，落下来时，他伸手一接，长叹一声，猛然向自己脖子抹去。

陆云甫这一举动，倒是出乎何日君意料之外，但见剑光一闪，人头下地，陆云甫身首异处，一命呜呼。

何日君把长剑插归鞘里，说道：“郭章，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你恨区斌入骨，那也怪不得你，自古道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杀尽洪泽帮人，那未免太过分，你只冲着我来吧，咱们斗斗掌法，你的裂石功听说很厉害呢。”

郭章瞪视着何日君，仍然不说话。

何日君道：“我把你的弟子杀了，你不想报仇么？”

郭章直视她的眼睛，道：“什么弟子？”

何日君向地面上的尸首一指，道：“他们不是口口声声叫你师父么？”

郭章“哼”的一声，又不说话，怪眼仍在瞪视着何日君，似乎在苦苦思索什么事，样子极为诡怪。

陈静宜走近何日君身边，悄声道：“他或许不怀好意，或许发了疯，你不要惹他。”

何日君道：“他声言杀尽洪泽门人，今天不斗，明天仍须斗，不斗一斗，一定不成，你不惹他，日后他只怕给你无穷的灾祸。”

陈静宜想想不错，郭章的功力如何，她曾目睹，手按刀靶，严密戒备，一面留意他的神态动静。

这时，何如烟已把刘南展救醒了，用极有效的药丸，给他服下。

他中了灵玉一记拂法，外伤倒没什么，五肝六腑却伤得很厉害，药丸虽则极灵，但一时三刻决不能治愈。

刘南展颤巍巍站起来，只觉浑身无力，气喘连声，五脏